

❖ 岁月回眸

北山校园旧忆

石湘

今年7月的一天,天朗气清。在邵阳市长城大酒店揽胜厅,一场师生联谊会如期举行。参加联谊的除了原邵阳地区轻工技工学校79级80名学子,还有我,当年执掌这所学校的校长,如今已是95岁高龄。当学生代表手捧鲜花缓步走到我的面前,温热的花香漫上鼻尖,我心头翻涌的激动,竟与这群不再年轻的“孩子们”别无二致。算一算,1979年入校的这拨人,年纪最小的生于1964年,如今也已62岁。

说起这所学校的筹办,至今清晰如昨。建校之初,横亘面前的难题数不胜数。校址落在隆回县北山公社(今北山镇),距邵阳市区70公里,离隆回县城尚有15公里,群山阻隔,往来不便,师生吃住、日常教学处处受掣肘。校舍原是一处中途停建的三线国防工程旧址,要改造成一所完整的技工学校,教室、宿舍、食堂、礼堂、图书室,无一不需就地修整。

时间更是紧迫。1979年7月7日,省计委正式批复建校;11月25日,我赶到邵阳地委组织部报到,旋即赴校主持工作。即便79级新生入学时间已特意延后,召集师资、翻新校舍、采买教具,桩桩件件仍刻不容缓。学校多数行政干部从无办学经历,我自己也仅短暂兼任过隆回县工业学校校长,一切无现成经验可循,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

到校后第一件事,便是召集全体教职工谈心鼓劲。彼时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

设,各行各业百废待兴,技工教育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。轻纺产业是邵阳经济的支柱,20世纪70年代末,全市轻纺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量的三分之一,造纸、纺织、食品等门类齐全,产业发展急需大批熟练技术工人。我同老师们讲,这所扎根山野的轻工技校,肩上扛着双重责任:既要为全市轻工产业输送技术人才,也要给青年铺就一条安稳就业的路;把学校办好,是党和政府交付的重任,纵使地处偏远、条件艰苦,也容不得半点懈怠。

我们一同敲定各项管理制度,不舍昼夜埋头苦干,四处筹措资金添置实训器械,多方寻访吸纳专业教师,始终把实操实训放在教学首位。结合邵阳轻工产业需求,学校开设制浆造纸、棉纺棉织、食品加工、化验检测、设备保全等专业,学制两年。空荡的楼宇慢慢焕发生机:实验室、阅览室、教材室、医务室、校内小商店相继落成;制图、电工等基础课程全面开设,物理实验仪器、实操模具一应俱全;数千册图书摆满书架,近百种报刊按期订阅,充实了师生的精神生活。

为丰富大家的课余时间,学校配齐整套体育器材,还购置了电影放映机,每周六晚间准时放映影片。每当这时,山野校园里总能飘出欢声笑语。交通难题也一并解决,小车、客车、货车各配一台,往返城乡、运送物资、接送师生。不过短短数月,荒寂的三线旧

址蜕变成一所功能齐全、烟火盎然的技工学校,数百名师生终于拥有了安稳的求学栖身之地。

当年,技工学校实行毕业统一分配,就业稳妥有保障,自然成了无数年轻人心中的理想出路。学生完成两年学业,经考核合格后,由计划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至各轻工企业。

当年这群青少年,走出北山校园后,尽数奔赴邵阳各地轻工一线。车间里,他们上手快、能顶岗,许多人成长为工厂核心生产骨干;有人凭借自身努力转岗成为国家干部;也有人抓住机会再度深造,考入大学改写人生。岁月流转,市场经济浪潮袭来,不少学子经历企业改制、下岗再就业的波折,尝尽谋生艰辛。可今日相聚,所有人都已安稳退休,按月领取养老金,安享晚年。这份安稳,源于时代发展,源于党的惠民政策,也离不开他们数十载脚踏实地的奋斗。

联谊会现场暖意融融,大家娓娓谈及读书时的点滴旧事,说起当年老师们的悉心授课、耐心指引。此外,同学们轮番登台献艺:深情的诗朗诵、婉转的独唱、灵动的双人舞、优雅的拉丁舞……数十载岁月没有磨灭他们的才情。走出校园后的生活,反倒让每个人拥有了更丰盈的精神世界。

我站在台上即兴发言,同他们畅谈新时代发展,叮嘱大家不忘初心、保重身体,好好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。大家纷纷笑着说要以我为榜样,好好调养身体,相约二十年后再赴一场重逢之约。

北山秋风、校园灯火、车间晨昏、球场汗水、银幕流光——几十年光阴一晃而过。山野间那所简陋却温暖的技校,藏着改革开放初期技工教育蓬勃生长的岁月,也藏着一代产业工人脚踏实地、向阳而生的漫漫人生路。

(石湘,原邵阳市一轻局退休干部)



秋来转悠,天宇澄寥。辞别幽居,我偕同儿时好友,来到桐江畔散心。

在这清景融霄的天天地间,我们临风臆咏,纵意逍遥。桐江的水,是这天地间最绵长的呼吸。它从邵东双凤乡回龙峰的岩岫里渗出来,从古奇洞的云泉中漫出来,一路穿过三都水库的碧波,折过黄陂桥的石拱,才在这里放缓了脚步,将两岸的烟火温柔地拥入怀中。江水澄澈,倒映着流云与飞鸟,也倒映着这条河的前世与今生。

水面上,几座江心小岛如翡翠般散落。岛上芦苇丛生,秋风拂过,白色的芦花如雪般轻扬,与江畔的荻花遥相呼应。岸边的老树弯腰驼背,以苍劲的枝干勾勒秋

的轮廓。田野里,晚稻没有蔬菜多。沉甸甸的瓜果低垂着头,像是在向这片养育它们的土地致意。我在桐江畔的宋家塘煤矿长大。那时候的桐江,是县城的命脉,也是煤矿的命脉。如今煤矿不见了昔日的繁忙,它成了历史,代替的是一栋栋高楼大厦;工人和周围的农民,都变成了新城的市民。曹家坝以下,地图上标的是邵水;曹家坝以上,人们还叫它桐江。名字分了,水没分,照样一日不停地流。

我现年已古稀,仍不忘下水游泳一阵。昔日的小伙伴们几乎每个夏天都泡在横在江中的梅

❖ 漫游湘西南

我的桐江情

赵群

子坝里。那时候的夏天长得很,日头毒,蝉声密,我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鱼,扎进水里就不肯出来。下雨时,水流湍急,小伙伴们一跳下水,便被冲下坝口。在这里,淹死的、被救的,多了去了。水是有脾气的,它认得谁敬畏它,谁又轻视它。那些被救起的孩子,从此学会了在激流中辨方向。

小兄弟们长大了,成了海陆空军人。他们从梅子坝的浪里钻出来,又扎进更深的海、更高的天、更广的陆。有人说,是桐江的水养出了硬骨头。可我知道,他们只是把在水里学会的憋气、换气,带到了更远的地方。

年轻时,我也曾带着妻子和女儿来游泳。女儿怕水,我托着她,一步一步往深处走。她哭着说不要。我说,你看爸爸,你看江水,它不会吃人,只要你敬它。她后来学会了,游得比我好。再后来,她去了更远的城市,再也没回来游过桐江。

游上一阵。昔日的小伙伴们也都退了休,我们不再比谁游得远,而

是比谁还能游得动。有人腿脚不便,就在岸边坐着,看我们在水里扑腾,笑说:“你们还在浪里,我已在‘岸上’。”可我们知道,岸上的人,心还泡在水里。

江没变,人变了。水还是水,人变了样。梅子坝还在,只是坝口两岸砌了石墙。水葫芦清了,污水管补了,水质又回到了从前。可有些东西回不来了。每当夏秋,我仍能听见当年的笑声、哭声、呼救声,混在浪里,一波一波地被推过来。

大伙也有时感叹:某某走了。话到这儿,便不好说了——是啊,不好说了。说多了,怕惊了江底的魂;说少了,又对不起那些被水带走的、被浪推远的、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人。我们只能沉默,像桐江一样,把话咽下去,把泪藏在浪里。

桐江水还在流,从三都水库到曹家坝,从邵阳市区到资江、洞庭,一路奔去,不回头。它不说话,却什么都记得。它记得我们怎么从水里爬出来,又怎么被水推回人间;它记得谁在浪里笑,谁在岸上哭,谁在夜里梦见梅子

坝,醒来枕上全是湿的;它记得,我们曾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,如今,是一群不敢再高声说话的老人。

(赵群,邵阳市作协会员)

他只是渴望“被看见”

彭真平

同事小丽(化名)最近“喜忧参半”。喜的是,35岁的她,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二宝,全家人眉开眼笑;忧的是,7岁的大宝,总爱到处搞破坏,处处唱反调,格外顽劣调皮,每每让她气得半死。

这不,昨天晚上,大宝把家里的玩具扔得到处都是。他爸爸说:“你怎么这么调皮?快把玩具归置到收纳盒里!”大宝不但不听,反而把一些玩具扔到窗外的庭院里。他爸爸忍不住训斥了他几句。这下好了,他直接躲进房间里,房门反锁,一直不肯出来。

喂完奶,安顿好二宝后,小丽千呼万唤才把大宝的房门敲开。见大宝正坐在床头,一声长一声短地抽泣,颤抖的双肩在灯光下显得那么无助和孤单。小丽鼻头一酸,刚才还有点怨气的心立即软了下来。她把大宝抱在怀里,爱怜地为他擦干眼泪,轻声细语地问:“宝啊,你心里有什么委屈,和妈妈说说?”大宝瓮声瓮气,小声说:“妈妈,生了妹妹后,你和爸爸眼里只有妹妹,已经很少好好看看我,也好久没人陪我玩了。我觉得,我是多余的一个人!”

小丽这才猛然醒悟,原来大宝不是调皮,而是因为家里添了二宝,大家无意中少了对大宝的关注。大家每天跟他交流不多,也没人主动陪他玩耍,孩子感觉自己受到了冷落,只能用这种“犯错”的方式“求关注”。

我想起我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——小Y。他是初38班的一个男生,黑黑瘦瘦、文文弱弱,性格内向,沉默寡言。实事求是地说,他是班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学生,相貌平平、成绩平平、表现平平,仿佛一个“透明人”。

有一段时间,他总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吸引老师和同学的注意。课堂上,大家安静听讲时,他突然故意接话插话,模仿老师的语气调侃,打乱课堂节奏;自习课别人埋头写作业,他故意大声讲话、打闹、乱扔文

具,哪怕被老师点名批评,也毫不在意,反而偷偷得意。日常值日时,他故意偷懒摆烂,不打扫卫生,还故意弄脏教室角落;小组合作学习,他拒绝配合任务,故意捣乱破坏;甚至偶尔会故意藏起同学的书本、涂改同桌的笔记,制造小矛盾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?通过走访,通过谈心,我了解到了小Y这么“闹腾”的原因。原来小Y的父母常年忙于工作,回家后只顾玩手机,也很少和他沟通交流。在学校里他成绩平平,似乎从来没人留意他。他慢慢发现,安静懂事只会被忽略,犯错、捣乱、被批评时,老师会专门注意他,同学会围着他议论,那一刻,他不再是可有可无的“透明人”。久而久之,他便形成了习惯,靠违规犯错来换取短暂的关注。哪怕这份关注带着批评与指责,也好过无人问津。

通过小Y这个案例,我明白了这个道理:这类孩子的调皮犯错,不是因为顽劣,而是内心缺爱的呐喊。他们用错误的方式提醒身边人:我需要通过看见,被关心、被重视。

这两个小故事,像一面镜子照出很多家庭和学校的日常:我们总在忙着“教育”孩子,却没看见他们行为背后的情绪需求;我们习惯用“没关系”“下次加油”敷衍,却没肯定他们已经付出的努力。孩子的世界很简单,他们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赞美,只需要你看见他们的委屈,看见他们的坚持,看见他们的“小心思”。

那些“被看见”的瞬间,就像一颗颗小种子,会在孩子心里慢慢长成自信的大树。当他们知道,自己的情绪会被接纳、努力会被认可,就算做得不够好也会被喜欢,他们才会有勇气去尝试、去表达,才能长成内心丰盈、有底气的人。

(彭真平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❖ 印象记

俊良印象

隆振高

初知何俊良,是因为若干年前,他的道德模范事迹,展示在县直机关外围的宣传橱窗里。读后方知,他是邵东简家陇人,正好与我是老乡,我们两家相距最多三里路。他比我小一轮,心中油然而生出几分敬意。

此后,又常在《邵东报》等报刊文苑中见到他的文字,令我心生敬畏,以为他是出身名门或者名校毕业的高材生。他的作品字句沉稳,意蕴悠长,文采斐然,格调高雅清新。暗自思忖,此人前途不可限量。也让我觉得,此人遥不可及,只得仰望。

我懒散随性,平日疏于读书,少研文墨。直到2023年4月,承蒙老同学曹亦工老师相邀,与肖洪波、赵超群老师一道,乘房车游历湘、赣、闽、浙、苏、皖等多地。一路跋山涉水,尽览江南烟霞秀色,眼界顿开,便笨拙地写下几行文字。

抱着几分忐忑,我点开了俊良的微信,将这些不成章法的涂鸦之作发了过去。原以为他文事繁忙,未必会留意我这模样平凡普通的花甲老人,更不必说细读拙作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,我写下的第一首现代诗竟顺利刊发在他主持的公众号

(隆振高,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)